

草木思情

葉若

鬼針草 只願君心似我心

文圖／邱志郁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

青草茶的回憶

30年前，當我還在服預官役時，好不容易才輪到放假，一刻也不願多留。在營休假？到頭來攏是假。部隊一有風吹草動，像是哪個兵出了個狀況，哪個長官出了什麼主意，鐵定又要忙成一團。反正有了差假單，趕緊溜之為妙。

一心一意奔出營房，思慕的人又在何方？

可歎自由無價，折煞陽光青年熱血心腸。

羅漢腳無處去，半天、一天的假又回不了家，索性壓馬路散心。走累了，路邊隨處販賣的「青草茶」便是我的最愛。清涼微甘的青草香，滋味至今依然難以忘懷。喝青草茶，竟成爲了外出的必備活動

直到最近才從文獻資料獲知，鬼針草是

「青草茶」的原料之一。又猛然發現：出國幾年之間，「青草茶」似也隨同許多台灣的事物，從我的記憶斷層中消失。

全球快速開發，國際化的洪流，已迅速吞沒了記憶的源頭。不只是弱勢的野生動植物，即使是生活相關的食物、天然藥物、用具乃至於語言文化都已悄然從我們身邊逝去。隨著現代流行趨勢演變，連聽說過「青草茶」名稱的人也將全部凋零，讓我有了念頭，一定要將這段印象寫下。

價值取決於偏執的高度

菊科的鬼針草屬植物（俗稱的咸豐草家族），是台灣常見的雜草，生長在路邊、廢耕地或遭到破壞的開闢環境。黑色長條狀的果實頂端有倒鉤刺毛，易於附著褲腳、鞋襪。人們旅

明知盼不到 正眼相迎
也註定
要在嫌惡中 墜途夢醒
就算笑臉 任憑蹂躪
就算尊嚴 盡付煙塵
依然是綻放 感念的情衷
有幸 默默伴妳一程
再塑
我 知足品味的一生

途方歇，伴隨著驚呼、咒罵，動手拔除衣物上這些鬼針的當下，正也是它們喜孜孜拓展疆域的時機。

目前在台灣平地和低海拔地區最常見的鬼針草—大花咸豐草(*Bidens pilosa* var. *radiata*)其實是外來種植物；至於在大花咸豐草還沒入侵之前就已存在的白花鬼針(*Bidens pilosa* var. *pilosa*)、小白花鬼針(*Bidens pilosa* var. *minor*)受限於花期較短、發芽率較低等因素，在競爭上呈現相對劣勢。這段「反客為主」的歷史似乎尚未久遠，大花咸豐草是在1984年首次被報導為新紀錄種，目前卻已盤據全台。推測是在更早之前的年代，蜂農由琉球引進台灣做為蜜源植物。主要的著眼點，在於大花咸豐草具備開花期較長及花粉產量較大的特性，存在著較高的經濟利益。

其實，無論大花咸豐草，或是白花鬼針、小白花鬼針，都是原本生長在中南美洲的物種。當地品種眾多，族群非常複雜，遠渡太平洋來台定居的只是零星的幾個種類，其間也只有先來後到的差別。某些學者硬是將幾個品種的鬼針草區分界定為外來種、原生種，未免過於狹隘而沈重。

外來種入侵，是個嚴肅的議題。外來物種入侵所造成的生態災難，已不勝枚舉。習慣悠遊山林的我，這回沒有加入撿伐行列，並非刻意漠視，而是懷著較輕鬆的態度，面對既成的事實，思索人類和自然共生之道。畢竟，即使是擁有樸實、刻苦、敦厚特質，被公認最具備鄉土味、台灣情的番薯，也都還是原產於美洲的外來物種啊。

在全球經貿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當下，外來物種入侵實在也是個難以抵擋的趨勢。除了刻意的引進推廣(引進當時，可能只看到眼前利益，並未能深入評估所可能引發的負面生態危害)，許多物種的入侵，原本無關道德喜惡。只要是有著如同鬼針草般厲害的傳播夾帶本領，早晚也會跟隨著人類的腳步，征服地球的各個角落。正如同許多惱人的疫病，人為的力量介入，只是加速或延緩傳播的速度而已。

引進大花咸豐草的確實年代，難以確認。雖然文獻紀錄是以正式建立登錄的時間為準，這可能類似歷史的考證紀錄有時會背離傳統認知。更何況這種到處可見的小角色，引不起分

織花簇繞履痕間，
彩蝶徘徊去又還。
蒂芥沾衣君莫惱，
來年芳翠滿人寰。

(山徑旁的鬼針草，冬日期間依然綻放，不僅為蕭瑟的林間增添色彩，也提供了蜜源，讓蜂蝶得以療飢果腹。)





**北風簌簌不斷
我的笑容 依然燦爛
請帶去 我無聲的蜜語
那是精釀 與她共春遊的企盼**

(圖片中忙碌的傢伙是花虻 (Apioceridae)。花虻沒有蜜蜂般發達的採蜜口器，只能仰賴舔食。花虻吃飯、打架的本領都遜於蜜蜂，卻刻意假扮成蜜蜂的模樣當採花賊。推測是花虻自知本領不夠，為了避免蜜蜂找麻煩所作的欺敵偽裝之計。同時也憑藉此副裝扮，足以大模大樣地嚇退其他的覬覦花蜜的競爭者，大快朵頤。)

類學家重視，登錄的時間就難免失真、無法考據了。這個講不清的現象，多少也反應了外來物種入侵到歸化的模糊過程。尤其是外觀類似的家族成員，憑藉生殖、生理上的競爭優勢，尋次漸進步進逼，終至幾乎取代了原本族群的地盤。

回顧鬼針草家族在台灣立足的歷史，以現況研判：目前在台灣最為強勢的大花咸豐草，在入侵台灣時，攻陷了原本白花鬼針、小白花鬼針的領土；至於白花鬼針、小白花鬼針在更早的年代侵入台灣時，究竟又占領了原本什麼植物的地盤？對於當時的本土物種和生態又造成了什麼樣的衝擊？以鬼針草超凡的傳播和適應能力而言，是具備強大的侵略性，或許已將台灣的某些原生植物逼到走投無路，甚至已造成了某些珍稀特有物種慘遭滅絕。既然欠缺早年完整的植物誌，此類想像恐怕已是永遠無解的疑問，佚失在台灣開發史中。

已徹底歸化、認同台灣的鬼針草家族，除了具備讓人感到不愉快的鬼針刺之外，在自然界扮演著一幕幕稱職而賞心悅目的功能。

大花咸豐草全年開花，可算是冬日的少數而重要的蜜源植物。資深蜂農表示：大花咸豐草可算是優質蜜源，因為花蜜、花粉量俱豐，不像茶花和紫花霍香薊雖有高量花粉，花蜜卻不足。台灣的蜂蜜多數是龍眼蜜，

**來不及告白 姑且期待
又生徬徨 她哪天路過
該如何 遞上畢生所托
拙樸醜陋的包裹**

(耐瘠、對於土壤肥力要求不高的條件，有利於鬼針草在遭受破壞的開闊環境滋生。)



並不會形成結晶；若是由鬼針草、柑橘、油菜、荔枝等多種花蜜所製成的蜂蜜（俗稱的百花蜜），在冬季低溫時會有結晶的現象，民眾多誤解為是摻糖的假蜂蜜。結晶蜂蜜，不但不是假蜂蜜，而且據說分子較小（所以易於結晶），更易於被人體吸收。

事實上，蜂農在冬季蜜源不足時，會補充以糖水、花粉餵食蜜蜂，用意僅在於維持蜜蜂族群數量，此段時期並不產製蜂蜜，原因是成本太高（試想，若存心製造假蜂蜜，使用果糖、香料、色素調製豈不更低廉而方便？）。自從在冬日期間有了大花咸豐草供應部分蜜源，無形中減輕了蜂農的支出成本。但是鬼針草畢竟只是被界定為雜草，並沒有人會刻意種植當作農作物。較為特殊的事例是桃園地區欠缺整理的農田休耕地、工業區荒蕪地較多，鬼針草數量豐富，部分蜂農便積極予以利用，當作主要蜜源生產蜂蜜。

鬼針草不僅讓蜂農眉開眼笑，山徑邊成排黃白鑲嵌的小花，讓人眼睛為之一亮。蜂蝶穿梭之間，流露了自然的閒情雅趣。也間接地補充了鳥類在蕭瑟時節的食餌來源，增添了生態系的異趣。

除了花朵可供應蜜源之外，鬼針草的嫩莖葉或幼苗可炒食，是常見的野菜。鬼針草熬成的茶飲，清涼退火，寬慰了無數乾渴的客途旅人。根據坊間流傳的經驗指稱：目前常見的大花咸豐草，降火氣、消炎的功效，似乎略遜於原本的白花鬼針、小白花鬼針。是否在藥理化性的表現或是成分含量有所差異，值得進一步探討。

根據最近中研院農業生物科技中心的研究，顯示大花咸豐草具備特殊的藥理活性。大花咸豐草含多烯類化合物 (polyacetylene)，能夠有效抑制血管的增生。此種生化特性或許可開發應用在預防癌症的功效上。此外，類似的含糖基多烯類化合物並可降低非肥胖型糖尿病鼠發病的機率。大花咸豐草並含有咖啡酸乙酯 (ethyl caffeate) 可有效抑制細胞或老鼠皮膚之發炎反應。



東風徐徐送暖

忘情雨中 我心已亂

強舉起 黑沉沉的手腕

那是揮別 對她的思念和牽絆

(花言巧語之中，終需面對尷尬的現實苦果。圖中面目猙獰，黑色長條狀呈現團狀排列者，正是鬼針草的果實。頂端具有倒鉤刺毛，易於附著襪腳、鞋襪。妳心理上很難接受花朵和果實兩者之間，形象此等不同的這份錯愕吧！)

鬼針草的身價，似乎從原本粗俗藥草，一躍而成明星珍寶。

平日被踩在腳底，形象猙獰的野草，搖身蛻變為被呵護在手掌心吹捧的小花。

入侵植物的傳播和在生態中的適應模式，或許也可算是鬼針草帶給我們的眾多啓示中，另一項意外的禮物。外來種生物進入本地環境，並未同時引進天敵，既然已跳脫原本生態系的制約力量，對於本地生態的影響將是沉重而不可預期。類似鬼針草利多於弊的事例，只能算是偶得的幸運。自然界中能夠雀屏中選為明星的狠角色，都不是泛泛之輩，底細既無法捉摸，潛力也就不可斗量。當年引進作為水土保持用途的小花蔓澤蘭，有誰會料到它竟然四處竄逃繁衍。憑著強大的攀爬纏繞習性，小花蔓澤蘭儼然已成為本地森林生態的超級殺手，肆虐扼殺大小樹木的生機。

俯拾遍地是詩

過去曾和朋友們分享幾篇現代詩的拙作，卻未曾討論如何賞詩。研究科學的朋友，有著

過多的理性，或許觀察到文字的血脈經絡，卻往往忽略了文字、藝術翱翔在異次元空間的軌跡，以及緊貼在文字背面的另一片天空。詩，是湧動心潮的一陣風，只是每個人感應的程度和體驗有所不同。

依據我個人粗淺的了解，詩的基本要件，在於突破文字表面的意向，具備多層次、多面相的本質。若是意趣無法延伸、啓發聯想或引動深層思考，或許就只能算是散文了。理想的詩作，篇幅不過百字，涵蓋的情景意境卻可抵千言。

讓我們回顧篇首，那一段苦情小廝的真情告白，悲喜交集之間，究竟透露了什麼訊息？又可引申聯想到什麼故事？

鬼針草飄浪拖磨的運命；
街頭那隻瑟縮著希冀眼神的流浪犬；

精心撰寫的報告，卻被該死的老賊批評為狗屎；

統一發票中獎號碼，老是偏離了那麼一兩個號碼；

電影情節片段，那個追著火車颯淚的苦命癡情花；

還是那個不解風情，或是噁心至極卻偏偏糾纏不清的臭男生？

瞭解了鬼針草的天地，下回妳到山上玩，被鬼針草扎到時就不會太生氣了。

讓我們再次檢視上述詩句的文字內容，每句話是否環繞主題？結構是否連貫呼應？譬如本篇的「蹂躪」、「煙塵」、「墜途」，便和「知足」的「足」字呼應，延伸到鬼針草散播繁衍的本質和「足」有關。「足」便是這篇〈鬼針草〉的詩眼。



再則為聲韻，此雖非現代詩講究之處，卻為我個人偏好。效法古典詩詞，讓詩有歌的氣勢，營造共鳴交響效果，引發另一番感動。試將每句句中、句尾的用韻讀一遍，就知道我在說什麼。

我列舉的方法，並不能適用於所有的現代詩。現代詩有諸多流派，有些故意作興晦澀、離奇、錯愕，讓人看不懂。似乎唯有如此，才顯得出意境神妙，才顯得才華橫溢。於是，現代詩愈寫愈怪，怪到如同文字遊戲，怪到讓社會大眾畏怯氣餒。

不禁想起散文小說名家張拓蕪先生的一段自述。他年少正逢國共內戰，被抓到部隊當兵，轉進來台。教他認字的班長看他竟然在報紙發表現代詩賺外快，問他：「你寫什麼，我看不懂哩！」他那句戲謔的回答，堪稱是經典：「被你看懂了，還能算是詩嗎？」固然是

張大師的資質優異，文章詩句得以天成，但也透露了現代詩被嚴重誤解和糟蹋的程度。正因為現代詩沒有格律和聲韻等規範，文字未必充分洗鍊，似乎很容易寫，似乎把幾句支離破碎、讓人搖頭的句子湊在一起就可算是詩。反正都看不懂了，還需要談什麼中心主題和架構？

詩情點點隨風飄

清新明朗風格的現代詩，是否有機會重掌主流？有待時間考驗。我個人認為，唯有回歸歌詠生命、洗滌靈魂的機能定位，擁抱大眾，讓大眾領略詩的美感，現代詩才有存繼的價值，才足以引領時代的風騷。

我不是文學科班出身，一介門外漢竟膽敢信口開河、胡說八道，主要還是希望能有助於化解一般人對於文學、現代詩高不可攀，甚至讓人畏怯的迷思。只要能把握住心靈深處的觸感，用心經營，文學創作也可像野花遍開般容易（至於有沒有人欣賞，就不得而知了）。芝麻心得，也期待能藉由《鄉間小路》月刊，將最自然的感動，分享鍾情於鄉野的同好。應和顫動心弦的歡樂、憂愁，放聲高歌，詠嘆出生命的多采和多情。

鬼針草，看似路邊惹人嫌厭的小草，卻也是一株株智慧傳承的珍寶。猶如身邊被長期冷落、生命中不知名的花朵。縱使已默默綻放在生活周遭，人們卻未曾留意點點流逝而去的美好。

最後，我借用唐代詩人元稹〈離思〉的詩句，並偷偷改一個字當作本文的結語：「取次花叢『猛』回顧，半緣修道半緣君」。走在花叢間，就是要用力去看、仔細去想。正因為有妳的婀娜身影，才足以激發我的本領，綻放我的深情，為妳寫出絢爛的篇章，一首首悠揚的生命樂章。

（本文承蒙中研院馬堪津教授、彭鏡毅教授、徐麗芬教授、林英津教授、苗栗農場章加寶博士、蜂農江為宏先生惠賜高見，敬表謝忱。圖片的部份詩文，摘自拙作〈鬼針草一心曲〉，原載《笠詩刊》第266期，2008年8月號。古典詩詞感謝國父紀念館詩班林彥助教授指正。）

迎，遍徑春風笑滿盈。
君知否？秀逸傲冬情。
縈，帶淚金簪暗繫縷。
應憐我，無語送君行。

（春花正艷，可否依稀記得，是我撫慰了冬日的寂寥；離愁依依，含淚偷偷送上隨身金簪，勿忘我祝福滿懷。）

【註解】：十六字令，是宋代所發展出最短的詞調。此處兩段小令，描述了鬼針草整年不斷開花、結實的生態習性，並以形狀類似女子繫髮用的金簪，比喻鬼針刺。刺痛肌膚，也觸動相思；倘若不堪相思，情又將歸何處？命途乖舛的多情女子，縱使傷痛扎心，卻了無怨懣；幾許自憐，益發突顯堅毅氣質。奈何造化弄人，似乎註定了僅能默默承受無可回天的黯然。鬼針草種子傳播過程的戲劇化屬性、稟賦超凡的生命韌性，卻預告了落幕後絕處逢生、再造新生的逆轉結局。